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
第三十六回 睹人形方知險惡 遇方外莫悉因由

調倚《昭君怨》詞曰： 歷盡禍殃辛苦，又見人形如脯。心膽一時寒，淚珠彈。
孰個寄言於此，沒點因由可擬。策馬且前行，自分明。

話說瑤華等六人，陷入土窟，阿新飛騰空中，見張獻忠的兵馬漸漸散去，而飛天炮尚有飛起打人者，阿新亦不敢驟下。隔了半日，才在空中行起法來，將那塊崩墮之土，分做數塊用風吹起，拋擲路旁。然後飛下雲頭，往土窟內一看，六人氣俱悶悶，齊齊的躺著，如同死的一般，幸未傷損，摸各人胸口，俱還溫暖，此皆護身符之力也。阿新又運靈氣，將各人吹醒，惟三姐不省人事，瑤華十分著急，桑二道：「不妨。」遂捧其口，竭力哺氣，有一個多時辰，才醒過來了。但各人俱覺氣咻咻，不能動彈。阿新於野地拾取柴薪，煮了湯水，各人吃了，又將乾糧充了饑。然後稍有精神。正要啟行，忽見西南上塵頭高起，像有兵馬到來。瑤華吃驚道：「這隊兵馬若是來拿我們的，現在各人俱無精采，必致被擒了。」阿新奔上崗頭望了一回，下來回復瑤華道：「婢子約來就是張一那支兵馬。」趙宜又指北頭道：「這不是有一支兵馬來。」大家望北一看，果見塵土沖天，來得甚驟。瑤華令桑二行障眼法，以避其鋒。桑二即時作法。耳畔聽得兩軍奔到，各各打話。原來是張獻忠察知張一將擄掠的男婦，藏在自己營內，不即解赴大營，發兵來問罪的。張一混賴不服，兩軍就廝鬥起來，炮聲不絕，喊殺連天。約有一個時辰，就絕然無聲，想是勝負已分。桑二停咒解法。大家奔上土崗，見張一這支兵馬，殺得屍橫遍野，遺下輜重甚多。其時瑤華行糧已盡，遂令各人上去，揀得用之物，概行收拾回來。得此接濟，眾皆歡喜。又見有白布行帳一大捆，遺在路旁，以及行裝應用之物甚多。眾人一一拾了回來，先支開行帳，令各人在內歇息。

眾人又調養了兩天，然後起身前進，漸多深山窮谷，杳無人跡。又行了三四日，口糧又盡，大家作計道：「如此荒涼，那處得有糧食？」瑤華道：「如今秋盡冬初，正雜糧結實之時，既無人跡，亦必散漫於地，未識近處可有？」對阿新道：「你可上山巔去望，好向彼處收取。」阿新依言，即向西南首奔去。不一會，來回復瑤華道：「無人收割之雜糧甚多，且在大路口，我們前往，都收得著的。」瑤華聽了道：「這麼，我們趕緊就去。」各人加在上一鞭，飛馳而去。

轉瞬之間，已到有雜糧之處，遂又紮起帳房，大家下田刈割。瑤華對阿巧道：「雖有雜糧，還須雜些野味，照前捻成丸子方可充饑。」阿巧道：「婢子和公主到山中打獵去，自有獐狍鹿兔，打來也可作粉攪用。」瑤華應允。遂各攜帶短刀、弓彈，跨馬而去。轉入深山，於竹箐莽之間，各處搜尋，僅得兩三個鹿兔，甚不濟事，心上好不愜意。方欲尋路回歸，忽見山凹裡有兩頭野牛追奔而來，其勢甚猛。阿巧在馬上喊道：「公主快走，有野牛奔來了！」自己飛跑而回。瑤華見那兩頭野牛，實是可啖，遂挾著弓彈，放馬迎將上去，先放一彈，正中前頭一條牛眼上，那牛負痛退回狂跳。後走的牛是跑發的，不防前牛忽然一退，兩牛一碰，力大勢猛。俱各跌出一箭之地。瑤華趕上，將未中彈的牛特發一標槍。那中彈的牛，翻身撲來，瑤華復又加上一標槍，兩牛並斃。瑤華見兩個野牛約有千斤之重，諒不能拖回，只得放馬跑回。只見眾人刈割了一在堆的雜糧，正沒有傢伙擺弄，見瑤華回來，迎上前說：「雜糧到很有，都割了來，只有傢伙。」瑤華道：「既有糧食，就有家人。人雖殺死。那些傢伙還在。可往各處找尋。必然可得。」大家都說：「我們分頭去找。」說罷，俱各去了。只有阿巧在旁邊道：「公主那牛趕去了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已被我打死。」把個阿巧都嚇呆了。瑤華道：「牛已打死，還怕什麼？」阿巧笑道：「真個打死了？」瑤華道：「我哄你做什麼？但牛身甚大，且待他們回來，就在那裡開剝，省得拉回來費力。」阿巧道：「公主實是好武藝。我見它跑來的勢猛，唬得跑回還來不及，那敢去打它。」正說著，已見楊靜夫們攜了磨篩等物來了。瑤華道：「為何去這半日？」阿新道：「這家沒有，還得到那家去，每一家去，無非是死屍白骨，好不可憐。」瑤華聽了，不覺淚下，又令阿巧率領眾人，到那山中去開剝野牛。

移時都把牛肉搗了回來，又各上山樵了柴，七手八腳，鬧了大半天才鬧成了。阿巧說：「若沒有這兩條牛來，如何有這好糧食充饑。」阿新笑道：「你道牛是那裡的？」瑤華聽說，像有緣故，就問道：「是那裡的？」阿新道：「這是師父在山裡趕來的。這時候那裡還有牛羊？眾人都各望空叩謝。次日再往深山裡走，瑤華在路問這些人，究竟到峨嵋山還有多少路？趙宜道：「聞得在嘉定州峨嵋縣，離些恐怕還有二十天的路。」阿新道：「公主可以不必討論路途，只要誠心嚮往。」趙宜道：「我向來聞得，這條道兒沒有賊來遭踏，是極好走的。如今皆為斷了人煙，所以難走。」瑤華心上好不煩悶。又過了七八天，才見一處有一兩個村莊，在那裡有好些戶口，見瑤華這幾個人來，個個詫異，內中一個老者上前問道：「你們各位是從那裡來的？」趙宜道：「從陝西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啊喲！」你們只怕都會飛的才過得來。若是行走，這條路行人已斷了三四年了。」趙宜道：「我們又沒翅膀，怎麼會飛？」那老者道：「這又奇了。」瑤華見多時不見人煙，見了甚是歡喜，令楊靜夫去，就問他家借宿，那老者應允。遂卸下行裝，到裡面住下。問起：「你們這裡，倒沒有賊來遭踏麼？」那些人道：「這裡是條僻路，賊不打這裡過，所以我們還是安然住下，不然也早躲避了。」隨又問道：「你們要往何處去的？」瑤華道：「要往峨嵋山。」那老者問那後生的道：「不是前日有個道士過去，問他，說也往峨嵋山去。」那後生道：「他還提起你們哩，說隔幾天，有幾個女娘同兩個男子在這裡過路，先寄個信與他，說我在前面等他們，教他們速速趕來，自有好處。」瑤華問道：「怎麼個臉兒？」那後生道：「白白淨淨，有個三十來歲，三牙須，肩背個蒲團，手裡拿著一把棕扇，扇頭上就有一個拂子，大約你們都認識的。」瑤華同趙宜、三姐想了半天，沒有這麼個人，也有瞎猜的，總不確定。

這家人倒好，一會兒擺上酒餚，請瑤華們吃。瑤華謝了，就叫他們一桌兒吃了。又問那後生：「這裡到峨嵋山有多少路？」那後生道：「離山腳不過五六站。若上山去，還遠著哩，連我們也不知有多少路。聞得我們鄰舍人講，山上有三個高峰。」瑤華道：「可有名字？」那後生道：「聽說叫大峨、中峨、小峨。那個大峨最高，那兩個還低些。」瑤華道：「可曉得有什麼寺院在上面？」那後生道：「這卻不曉得。」瑤華對楊靜夫道：「我這多時身子甚覺困倦，意欲在此耽擱數日，但不知他們可肯，你可與他們說知，看是如何？」靜夫遂拉了那後生出去，說了一回，才回復瑤華道：「他們也肯。」瑤華遂充大眾安排行李。一晚過了，明日起身，出往各處看了一回，只見對面一家房屋精雅，偶一窺探，只有一段不知什麼東西，橫在木榻之上，端詳半晌，竟不懂得。稍停又能轉側，心甚疑惑。恰好阿巧來請用早膳，瑤華令其一看，亦不知是什麼。遂合回原處，吃了早膳，遂將聽見告知楊靜夫，令其轉問房東，去了半日，方來回話道：「奴子去問那昨日的小後生，他說道：你們都要上峨嵋山去，這話不說也罷。奴子道：我們見了都不懂，未免這疑團不解，我們要上峨嵋山去，正要曉得這些奇事。你想我們這些人，可是怕事的？你只管說不妨。那小生道：這是個人，奴子駁他道：這那裡像個人？你不要哄我。那小後生道：你不曉得原委，所以不信。我慢慢的說與你聽。這人是採取藥材的，這峨嵋山中很出些異樣的藥料。他一生都做這個行業，所以很發些財，他年年做慣，不拘深山窮谷，都去採取。前年去取時，見一種藥料，平常時甚少的，尚可盡行取出，得價無算。故邀同伙伴，帶了乾糧，不辭勞瘁，晝夜採取。採了兩晝夜，也甚辛苦，就在山中休息，睡著了。不想這山中的蟒蛇很大也很多，這一晚蟒蛇出來覓食，把他吞食肚裡。他醒覺了，覺得渾身難受，也曾聽見人說過有這樣的事，所以各人都佩有利刀在身，急急將刀劃開蛇腹，墮於山岩之上。眾伙計聚擾來，不見了他，各處找尋，才找到了。那時還能說話，急忙抬出山來，覓藥調治，已化得不成樣子了。幸而自興至腹未傷，但化去五官手足，如今只存松木似的一段。你看像是死的，其實還活著，日常也能飲食，只不說話就是了。」

瑤華道：「既不能說話，如要長要短，服侍的人那裡知道？」靜夫道：「奴子也曾問他，他說都有暗號，服侍的人都已慣了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山中如此兇險，我們此去還不知怎樣哩？」阿新在旁邊道：「蟒蛇吃個把人，有什麼奇事？我肚裡也不知吃了多少。但是應我吃的才能到口，不然要吃也不能。倘無節制，不把世上的人都吃完了麼？」瑤華點頭笑道：「你是過來的，豈不知道。」

阿巧道：「我們此去，現有新姐在此，若有蟒蛇，也不好吃他同事的人。」阿新假意道：「這倒不然，若你命中該把他吃，連我講人情都不中用的。」大家都笑將起來。當下又宿了一晚。次日，瑤華起身，忽覺頭目森森，還不爽快，又叫眾人再歇一天，眾人依允。瑤華懶懶的躺了一日，到吃晚膳時才能飯食，僅僅的喝了一碗稀粥，將欲睡下，忽聞遠遠的喊聲大震，不一回，漸次近了，問眾人都聽了麼？眾人也有說聽見，也有說未聽見的。正在分說，忽聽得打門聲，楊靜夫出去開了，問明緣由，來對瑤華道：「老房東來說：東邊村莊上來了一個野獸，不知何名，與人相等，發垂至地，力大無窮，見人捉來就吃，已傷了好些人，那村莊上的都到這邊來避難。若在那邊將人吃盡，必到這邊來。諸位能從陝西到此，必有非凡的武藝，要求名位降服此獸，救這一方的性命。特來稟知公主，還是允他不允？」瑤華想道：若是張獻忠的大隊人馬，實無法子抵禦。如今不過個猛獸，就阿新、桑二這兩人也還服得他住。遂令將阿新、桑二叫來。不一會二人都到面前，瑤華將楊靜夫所述老房東的說話一一告知。阿新道：「這不過是個人熊，也不打緊，若是猩猩，便難收服了。」桑二道：「這兩項野獸，要收住他也不難，但這個處所，沒有這些什物，卻也不易。」瑤華道：「難道你們兩個會這些法術，連這個野獸都收不下？設或上峨嵋山，比這個更狠惡的，又將如何？」桑二道：「一個尋常野獸，如何收不來。但能傷人之獸，也要分仙凡二種。如成氣候者，必有所使而來，則非凡人所能收服。若是深山曠野，偶然出了一個野獸，則何用費事？只須掘下一坑，引他過坑，一個筋頭栽倒他，再也起不來。刀槍劍戟卻不能傷他，只消一股煙也就噲死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如何分別出仙凡來？」阿新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如果神獸，倏而在條而不見，要收也不能收。若是凡獸，豈能潛蹤滅跡。就如桑二的法子，也能結果了他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們如今上峨嵋，以德行為第一，有此傷人之物，如何不剪除了他。倘果係神獸，少不得也會逃遁。」便向桑二道：「你且算一算，可以製得住他更妙。」桑二道：「他若成氣候，有精靈者方可制住他，待奴子算一算便知道了。」即時退出去了。瑤華又對阿新道：「若果成氣候的，你也服得住麼？」阿新道：「也不用婢子去降，桑二的法術也很可降住了。」不一會，見桑二回道：「不像個神獸，還容易降他，待奴子自去，剪除了他就是了。」瑤華道：「甚好。」遂令靜夫去應了房東，各人且自安息。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瑤華起身，便問桑二可曾去，阿巧道：「他還是半夜裡去的。」瑤華聽了甚喜，即時梳洗畢，遂令阿巧等收拾行裝，俟桑二除了此獸，即便起行。眾人一面收拾，一面料理早膳，正在忙亂之際，已見桑二回來，瑤華忙問可剪除了麼？桑二道：「剪除了。」瑤華同眾人細問，如何剪除之法？桑二道：「這獸實是兇猛，奴子用障眼法，不令明見，意欲掘個陷坑，那知土內俱是山根，不能用力。因見其各處攝人而食，甚是鹵莽，約莫要往東走，奴子解帶子接長，而頭拴在樹根。這獸匆忙行來，即時拌倒，奴子即將帶束其兩手，仍絆在樹根上，拾取枯枝，取火點著，堆在它頭邊，火煙薰著，這獸只是亂滾，幸而樹大，沒有被它拉折。不過一個時辰，頭都薰焦了，現在死於路口，奴子解帶才回來。這村莊上見了，好不歡喜。」正說著，只聽得外邊人聲嘈雜，那小後生來說道：「東村裡各家，都來拜謝各位除了一害。」瑤華令楊靜夫回答了去。

瑤華即令阿巧取銀包出來，包了十來兩銀子，償還飯錢，那老房東死不肯受。瑤華又令楊靜夫再回去說，沒有白擾的理。一會兒，又送了來，說已蒙各位除了一害，這點小費，那裡還教破鈔？瑤華只得謝了一聲，起身上路。

有一日早起趕行，遠見一山，直接霄漢，山頂俱有雲霧遮護，瑤華指道：「這必定是峨嵋山了。」馬上稽首道：「也有到的日子。」阿新道：「山遠才見，要不見了，方才到哩。」三姐遙指道：「前面不有一個道士在那裡走麼？」眾人加上一鞭，趕來看時，果有一個道士，與前日後生所說相同。瑤華在馬上問道：「道者，你在前面那個人家寄言，教我們趕上。我們都趕上了，你是何人，那知我們要來？」那道者回頭，看著瑤華道：「我曉得你們都是受用慣的，這條道兒很不好走，我的山居就在前面，可以暫時休息。我另指一條道兒與你們走，才走得得到峨嵋山去。」瑤華道：「你緣何知道我們？」那道者道：「你自不知我，我那有不曉得的？」大眾騎著牲口，走得甚快，那道者總只前行。行了大半日，天色將晚，靜夫欲擇地支帳歇宿，那道者道：「山居不遠了，都可住下，不必再支帳房。此山中毒蛇猛獸甚多，枉送了性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近山腳。

那道士回頭對瑤華道：「我先趕一步，你們隨後就來。」說罷，那道士行走如飛，這裡大家加鞭趕著，只跟不上。只見那道士轉過山坡就不見了，瑤華問趙宜道：「這道士的面龐，與我家何人相似？」趙宜想了半晌，對瑤華道：「直沒有相像的。」瑤華也道：「我也在這裡想，卻是沒有。」